

石涛与八大山人

陈世旭

明末清初有著名的“四画僧”，石涛和八大山人都在其中。

石涛，擅花卉、蔬果、兰竹，兼工人物，尤善山水，戛戛独造于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其画构图新奇，笔墨雄健纵姿、淋漓酣畅，于气势豪放中寓静穆之气。以他在绘画艺术上的独特贡献，被摹古派领袖王原祁评为：“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，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。”

石涛前半生走遍了华中、江南的名山胜水，当时的画家摹古成为风气，每幅画上都题仿某家、仿某法，他却师法自然，描绘自然，不受古人束缚，创立了独特的风格。五十一岁时石涛在南京定居，以文会友，组织诗社，研究书画，作品愈来愈精，名气愈来愈大。其间，他拜旅庵本月为师，转变政治立场，由遁避清室转而结识满清贵人，与满清宗室辅国将军博尔都结为好友。后者向康熙推荐石涛的诗文书画，于是康熙南巡金陵时特别召见了石涛，对他的诗画大加赞赏。六年后，石涛北上扬州，康熙再度南巡，石涛又受传见，写青绿山水《海晏河清图》颂扬。之后，石涛进京，与高官交往，画作应酬不暇。“凡美人、山水、花卉、翎毛、草虫，无不精通”（陈师曾）。

石涛同时是出色的艺术理论家，著有绘画理论著作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。

八大山人二十三岁逃禅为僧，到五十五岁焚裂袈裟回到故地，每天披着破长袍，敲打着肚皮在市肆间狂奔疾走，忽而伏地抽泣，忽而仰天大笑，忽而号叫痛哭，忽而高歌乱舞。对跟在他身后追逐笑闹的孩童们，毫无知觉。兴之所至，泼墨挥毫。有人送他一条鱼，他就画条鱼答谢；送他萝卜白菜，他就画萝卜白菜答谢。想得到他书画的人，拿酒招引他，他醉了，便或用笏帚挥洒，或用破帽涂抹，然后再抓起笔来大肆渲染，山林、丘壑、花鸟竹石，无不进入妙境。他写字时则狂叫大呼，洋洋洒洒，数十幅立就。作品被人随意丢弃以至灭失。老了，“常忧冻馁”（《先考拔斋府君行状》），不得不向人借贷，说人们只知道死是容易事，哪里知道活比死还难啊！

八大山人与石涛有太多的共同点：都是明朝王室后裔；都有过逃禅而后还俗的曲折；都是中国画坛革新的巨擘、才情卓绝的艺术家。

但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鲜明的：

石涛的精神痛苦没有八大山人那么深。他的画作大笔淋漓、奔放者不多，其细笔清朗、含蓄蕴秀的所谓“细笔

石涛”，格调高雅，给人的感觉恬适悠远，宁静秀丽。

较之石涛作品的精致唯美，八大山人的作品怪诞奇崛，“零碎山川颠倒树”。尝尽了人间苦难的八大山人由清醒而走向孤傲，走向佯狂，其笔墨有一种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，埋藏着中国历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。

同样是背离烟火趣味，石涛温雅，八大山人峻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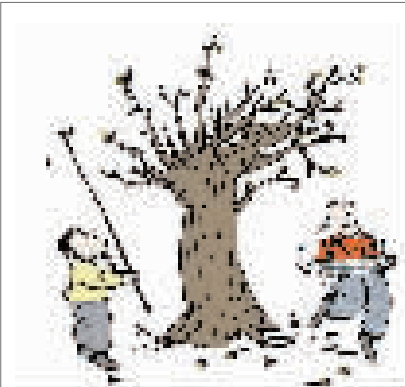
在社会生活方面，石涛与上层的交往是立场转变的结果，对知遇之恩感激涕零；而八大山人与官员的接触是被动的，内在的隔膜始终如一。这给他们的生存及创作的环境与条件带来巨大的差异：石涛上朝帝王，下交名流，遍游江湖，养尊处优；八大山人流离民间，“溷迹尘埃

中”，往来多为下层僧侣文士，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。其晚年淡泊孤寂，郁郁而终。

然而，在郑板桥看来：“八大名满天下，石涛名不出吾扬州。”（《题画·靳秋田索画》）。

作上述比较，并无评判八大山人与石涛在品格与艺术上谁高谁低的意思。对艺术与艺术家的臧否各人自可见仁见智。我想要说的仅仅是：性格决定命运。内在冲突的深刻性决定艺术家及其艺术的品质。石涛曾被看作清代最杰出的画家，但随着对八大山人认识的深化，耿介悲情的八大山人当时就被公认位列四大画僧第一，三百年来，凡大笔写意画派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。

八大山人一生落寞憔悴，但品质高洁。如果放弃精神追求，沉溺于物质世界，以他的才智，获取富贵享乐如探囊取物。倘若真是这样，世俗抹杀了灵魂，那悲哀的便是世界了。



● 百草园
晚了
于昌伟

有时候，“条件成熟了”和“晚了”意思相同。

取暖

石子劭

一颗充满勃勃生机的心会让温暖和光明无穷无尽。

人生是个无比复杂又非常简单的过程，复杂是因为寒冷会附着在沿途的每一个阴影下，简单是因为温暖会存在于沿途的每一处风景

里，而风景与阴影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。有光才能看到风景，有光才会衍生阴影。作为生命旅客的你我，是将目光聚焦于阴影还是风景，才是决定一生冷暖的关键所在。

其实，暖不需刻意去取，只要心存光明，暖会不请自来，而冷亦不必逃避，只要心生暖意，寒冷也会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神秘的“百慕大三角”

张景云

我们在大西洋上已经航行两天了。清晨，我来到甲板上，望着前方不断延伸的海平面，想到这离我们的目的地——百慕大群岛不远了。前方的海浪在不停地招手，那是一片陌生的水域。

不解的恐怖事情。尽管这片水域在百慕大群岛以南，我们乘坐的邮轮并不经过那里，当邮轮一点点向那个区域靠近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……

据说，早在1840年，有一艘法国货轮“罗莎里号”，载着满船的水果和香水等货物，在航行到古巴附近时，失去了联系。几个星期后，人们在百慕大海域发现了这艘船，船上的人员全不见踪影，而船上的水果依然新鲜。此后的一百多年里，许多飞机和轮船在这个海域神秘消失。此后，“百慕大三角”名声大噪，各种离奇的故事层出不穷。

了。1945年12月5日，美国19号飞行中队在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尉带领下，在佛罗里达沿海进行训练，在准备充足且天气良好的情况下，竟迷失了方向，最后无一人还。尽管派出大量救援队伍搜索，仍未找到任何线索。事故调查报告给出的原因是，指挥员忘记带导航仪和手表。官方为了摆脱媒体的纠缠，在事故原因上加上了“糟糕的天气”以及“未知原因”，这一下引起民众的热烈讨论。从此，“神秘的百慕大三角”“魔鬼三角洲”等称呼不胫而走……

关于“百慕大三角”种种怪异的现象，人们曾推测是风暴和洋流等所导致的；也有人说，是海底磁场、次声波等超自然力量引起的；但多数人认为，这些所有的“百慕大三角未解之谜”都是某些人为了牟利，有意虚构出来的。幕后的“导演”是一个叫

伯利兹的作家，他从海上频发的离奇事故中看到商机，将这些事件整理在一起，加上一些渲染，成功将“百慕大三角”塑造成一片吃人的海域。后面的作家们更是脑洞大开，越写越离谱了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所谓的“未解之谜”就已经被破解了，有人专门进行了调查和分析，最后得出结论：这片海域发生的飞机和轮船事故的数量都是在正常范围内，原因都很常见，大多是人为的。

看到这里，人们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。但是，“百慕大三角”的故事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提高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研究和探索的兴趣。“百慕大”像一位蒙着神秘面纱的少女，吸引着更多人一探究竟……

父母，对儿女来说是世上最无私的人。儿女的

位于绍兴市的沈园，原是南宋时期沈姓富商的私家花园。这个占地数十亩，以水为景观主体的5A级花园景区，之所以名扬海内外，却颇具传奇色彩。

南宋时期，为了实现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的梦想，年轻的陆游前往杭州参加了南宋朝廷举行的锁厅考试。所谓锁厅，袁枚在《随园随笔》中说：“宋，现任官应进士试，曰锁厅。”陆游曾因长辈有功而荫补为正九品的文散官“登仕郎”，所以才有机会参加这场仅有现任官和恩荫子弟参加的考试。

但不幸的是，才华横溢的陆游却遇到了官场“潜规则”。他因为考试成绩名列奸臣秦桧的孙子之上，而招致秦桧的嫉恨和迫害，以至于连续几场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。

在仕途上一无所获的陆游，某天独自前往沈园散心。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正是他这次不经意的游玩，不但成就了沈园“爱情名园”的美誉。也让封建礼教束缚下一段无奈凋零的姻缘，以及“亘古男儿一放翁”真挚而感人的内心世界呈现在后人面前。

在沈园，陆游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唐婉和她的现任丈夫赵士程。几入略作寒暄之后，赵士程和唐婉便匆匆离开，只剩下陆游在原地黯然神伤。唐婉是陆游堂舅的女儿，她容貌娇美，才情出众，又和陆游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。婚后两人更是伉俪相得，琴瑟甚和。春寒料峭时，他们“莫遣扁舟兴尽回，正须冲雪看江梅”；夏山如碧时，他们又“三更画船穿藕花，花为四壁船为家”；秋高气爽之际，他们则“采得黄花作枕囊，曲屏深幌幽香”……

陆游的母亲唐氏，是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。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她，非常反感儿子这种因沉迷儿女情长而荒废学业的生活。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，于是她强势地要求陆游休妻另娶。在以孝立国、孝行天下的宋朝，陆游即便心有不舍，却不得不按照母亲的意愿与唐婉分离。陆游的这次感情挫折，实际上成为他终生都没有愈合的伤口。

在酒醉微酣之际，当千般滋味涌上心头，陆游便信手在沈园的墙壁上题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《钗头凤》。其中的“错、错、错”和“莫、莫、莫”更是把他的无奈、惆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唐婉在看到陆游的题词后，也和写了一首。据南宋陈鹄的《稽旧续闻》所说，她只写下了“世情薄，人情恶”这两句六个字。后世有好事者，冒名补写了唐婉的《钗头凤》，才让这个爱情对话得以完整。

沈园偶遇后不久，唐婉便郁郁而终。然而，她却一直活在陆游的精神世界里。陆游对她的思念，从离婚开始便持续了一生。晚年时，陆游还有诗云“林亭感旧空回首，泉路凭谁说断肠”“梦断香消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吹绵”……



感恩父母

赵盛基

母时时刻刻牵挂心怀；对儿女的期望和要求，父母甚至有些严苛……为了儿女，父母从来没有怨言，从来不想回报，只知道默默奉献。感恩父母，才不愧为人儿女。

在下雪的冬天读书，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书人往往心中已掀起惊涛骇浪，只是文字终究会让人平静下来，就像雪终会让呼啸的北风开始学习呢喃。

每次下雪时，我第一时间想起的不是赏雪，而是应该读书了。似乎每一片雪花都在提醒着我，下雪的时节多读读书吧，让叠加的美好洗涤身心，让雪成为一本书，让每一本书中都为，但实质上是心灵活动，下起美丽的雪。

下雪读书

石兵

星期文库

百慕大之行之三